读有所得

从出版视角看《生万物》

——一部让『土地』成为主角的年代剧评

■王光辉

作为出版人，每天都要接触大量文艺作品，但像《生万物》这样能把“土地”写活、让“根”扎进读者心里的电视剧，依然让人眼前一亮。它没有停留在“剧情好不好看”“演员演得像不像”的表层，而是如人民网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深情呼唤‘精神原乡’”，将年代剧的价值从娱乐提升到文化共鸣。

这种既有“土味”细节、又有深度思考的文本，既可以作为影视评论，也能成为乡土文化观察，甚至是现代人寻找“根”的钥匙。

一、内容价值：从“故事”到“精神原乡”，抓住最硬的“文化内核”

好内容要有“魂”，《生万物》的“魂”就是“土地”。电视剧开篇就展现了其独特性：“收视率破3，热度居高不下，热搜不断……这部剧实实在在成为近期新剧中的大赢家”，但真正让它“赢”的不是流量，而是人民网评论强调的“用生命和土地构建戏剧张力”。

出版人最看重的就是这种“内核硬”的内容——它不仅讲述民国鲁南农村的家庭故事，更是借土地讲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剧中如何让“土地”这个抽象概念落地？用了两个“戳心”细节。一是宁学祥（绣绣父亲）的台词：“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当土匪绑架绣绣，要求用土地赎人时，这个地主宁愿女儿涉险也不肯卖地。原文特意标注“在宁学祥眼里，土地就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命”，一句话就把“土地＝命根子”的农耕伦理写透了。这种固执，不是冷血，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逻辑——对农民来说，地没了，人就成了“飘着的叶”。

二是封大脚娶亲的情节。绣绣被退婚后，贫农封大脚用“八抬大轿”把她娶进门，原文说“二人的婚后生活越过越甜蜜”。

这不是简单的“爱情线”，而是土地对人的“重塑”：富家女绣绣放下身段学农活，“从勤勤恳恳做家务到任劳任怨下地干活”，她对土地的态度从“陌生”到“依恋”，正是“精神原乡”的具象化——人只有扎进土里，才活得踏实。

对“土地伦理”的深挖，让剧集超越了普通年代剧的“家长里短”，达到了人民网评论所说的“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相遇”的高度。媒体人看到这里会明白，这不是一部普通电视剧，而是一部讲中国人“根”的作品。这样的内容能穿越时间，让不同代际的读者产生共鸣。

二、市场潜力：热度与权威背书，自带“传播基因”

出版行业讲究“叫好又叫座”，而《生万物》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潜力。剧集热度极高，原文用数据说明：“开播8天收视率破3”“热搜不断”“多个角色出圈”。

这对出版人来说意味着现成的读者基础。看过剧的人想深入了解“好在哪里”，没看过的人则会被“热搜剧＋人民网评”吸引，想知道“这部剧为何获官媒点赞”。至于“叫好”的背书，人民网评的权威性不容忽视。原文引用了人民网评微博截图，并标注“深情呼唤‘精神原乡’”“用生命和土地构建戏剧张力”，相当于给内容盖上了“官方认证章”。

原书再版时，这可以作为腰封卖点，比如“人民网评力荐！一部让你重新理解‘土地与人’的年代剧”，能迅速提升文本的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题材红利”。近年来，《山海情》《人世间》等年代剧爆火，说明观众对“接地气”的故事有需求。编剧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描写绣绣“毫无娇气，善良、勤劳又贤惠”，封大脚“憨厚本分”。这些“不悬浮”的人物，让都市读者看到“另一种生活”，不是狗血的豪门恩怨，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踏实。这种“反套路”的真实，正是当下市场所稀缺的。

三、文本特色：用“细节”让“大主题”有了“画面感”

好内容要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部剧最妙之处在于，用具体情节和台词把“土地伦理”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画面”。

比如写土地的“神圣性”，原文没有直接说“土地很重要”，而是引用封二的台词：“这是破地吗？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配上剧中老人“眯着眼看地”的画面，读者仿佛能闻到泥土的气息。原来“命根子”不是口号，而是农民对每一寸土地的珍视。

在人物成长方面，原文聚焦绣绣的转变，“大地主家的富家女，毫无娇气”“从勤勤恳恳做家务到任劳任怨下地干活”。这种“反差感”比直接说“她成长了”更有说服力，也能让读者联想到自己“放下身段、从零开始”的经历。连“争议点”也写得很真实，比如“部分网友觉得演员表演有瑕疵”，剧组则补充“大部分网友还是非常认可的”。

这种“不回避问题”的坦诚，让内容更可信。媒体人明白，读者不喜欢“完美人设”，更喜欢“有血有肉的真实”。

四、读者共鸣：现代人的“寻根焦虑”，被它说中了

原文指出，城里人爱看“土味”年代剧，是因为该剧不仅在剧情上引发了集体情感的共振，在人物塑造方面同样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共振”，本质上源于现代人的“寻根焦虑”。

原文提到，该剧唤醒了中国人对土地最朴素的依恋，以及深藏在骨子里的深刻记忆。仔细想想，现在有多少都市人亲眼见过“春耕秋收”，又有多少人能说出“家乡的田是什么土质”？尽管如此，我们的基因里始终留存着对“土地”的敬畏，那是我们祖辈生存的根基。绣绣说“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这话看似在描述剧中人，实则在问读者：你有多久没有真正“感受”过什么了？是手机屏幕的光，还是写字楼的灯光？这种“追问”促使读者反思：我的“根”究竟在哪里？

作为出版人，我深知能引发“反思”的内容才是“有生命力”的内容。它不会让人“看过就忘”，而是让人记住“土地＝命根子”，记住“没有地，人咋活”。即便我们现在不种地，这句话带来的“踏实感”，仍是每个人所需要的。

结束语：一部“能落地”的文化评论，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作为文艺作品，《生万物》这部电视剧最可贵之处在于“落地”。它将“精神原乡”这一宏大概念，具象化为宁学祥不肯卖地的固执、封二眼中土地是“命根子”的珍视，以及绣绣手上的老茧；把“农耕文明”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没有地，人咋活”的质朴追问。这样的内容，既有文化深度，又有市场热度，还能引发读者共鸣。

期待更多这种“扎得深、长得实”的文艺作品出现，让更多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读书有味

奇趣无穷欣赏“马”诗联

■柯云 湘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无。”唐诗仙李白《天马歌》道出他遇上第一个马年，写马之神威。

明年是农历丙午年（即2026年），午属马，俗称马年。“马”为六畜之首，是汉字中的高频字，关于马的诗联更是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有：“沙马钻沙洞，沙掠沙马目，水牛吃水草，水浸水牛头。”“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止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娃挖哇出瓦，妈骂马吃麻。”“马足踏开岸上沙，风来复合；橹梢拨破江心月，水定还原。”“李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得其所。”“将相顶头堪走马，公候肚里好撑船。”等等，皆亦庄亦谐，浑然天成。马年品读嵌“马”联，古代诗人说，佳联即佳诗，则是赏心悦目的一大“美餐”。

在古代，马是行军打仗的必备之物。请看湘潭市关帝庙的一副对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这联紧扣关公生平事迹，用以表现这位五虎上将之首，颇为精当，同时对仗工稳，气势雄浑，读来耐人寻味异常。

北宋大文学家王安石，少时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途经马家镇，见一员外门前挂的走马灯闪出上联：“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示曰：请高人对出下联。王安石略一沉吟，当即对出：“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马员外闻报，迅速将这位书生迎入内厅，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原来马小姐才貌双全，走马灯的上联便是为她选郎而作，果然一联中的。

明太祖朱元璋甚爱对联，被百姓称为“对联天子”。一次行军途中遇到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守马驿，朱元璋望着手执马鞭的孩子，信口出联：“十岁儿童当马驿。”那孩子想了想，望着朱元璋答道：“万年天子坐龙建”。朱元璋大喜，一把抱起孩子，笑道：“好样的！”有一年春节，朱元璋和四子朱棣、长孙朱允炆看赛马，他触景生情，口占一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不懂诗词意境，对了一联：“雨打羊毛一片毡。”上下联虽字数、词类相同，但意境平平。朱元璋听后不悦，要朱棣对。朱棣迅速对出下联：“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一听感到立意新颖，点点头，连说：“妙，妙。”

相传，古时有一著名的拆字联：“冯二马，驯三马，冯驯五马；伊有人，尹无人，伊尹一人”。此联说的是有个姓伊的孤儿，善于巧对，家境贫寒，一次上冯知县家借钱。进门后冯知县知道了他的来意，对伊童子说：“今天，我出个对子给你对，你若对上，所借的钱，皆送与你作读书费用，不用归还。”于是冯知县出了上联，伊童子想起自己孤苦零丁，又想到古代名相伊尹，很快对出了下联，对联各从姓上取材，颇有趣味。

明代于谦少年时，有一次身穿红衣裳骑马过桥，巧与太守相遇。太守戏出一联：“红孩儿骑马过桥。”才思敏捷的于谦随口应道：“赤帝子折蛇当道。”太守大为惊异。

同代翰林学士解缙性情刚直，常常撰联嬉笑怒骂权臣。他身材矮小，有位权臣在一次宴会上当众取笑他：“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句）？”解缙不假思索，针锋相对：“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牧怎能出蹄（题）？”众人听了，皆相视而笑。本想侮辱解缙的那权臣当场出丑，自讨没趣。

马字讽刺也颇有风趣：“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捣中原。”懂文学的人都知道这是明朝末年，有人贴在大奸臣马士英府门外的一幅讽刺联。当时，中国江南一带百姓非常痛恨大奸臣马士英与阮大铖，而又敢怒不敢言，于是写了这幅讽刺联。这幅对联从表面看是在骂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明末统治者即称李自成为“闯贼”，其实对联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闯贼无门”，“闯”字，去掉“门”则剩下了“马”，实际上是骂马士英是个大奸贼；“元凶有耳”，“元”字旁边加个“耳”就是“阮”，痛骂阮大铖是祸国殃民的元凶，入木三分。

清代林则徐少时去赴童子试，因人群拥挤，他父亲便让他骑在自己肩上。主考官玩笑道：“以父作马。”林则徐可真不凡，随即大声应道：“望子成龙。”他的下联，既解了父亲的尴尬窘迫，又道出父亲盼儿成才的心情，一时传为佳话。

洪秀全也是对联高手：“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刀马锋镝之间，斯诚健者；东面而征，南面而征，救二十省无罪良民于水火倒悬之余，是曰仁人。”他在清末发起太平天国运动，于清朝咸丰三年定都南京后，有感于东征南讨的战斗生涯而自撰的一幅寝殿对联，这幅对联生动形象，既描绘出他在夺取清政权的战斗中与马的亲密关系，又表达了他惩奸除恶、欲拯救人民于水火的良好初衷。

据野史载：辛亥革命初期，有个姓陈的同盟会会员奉孙中山先生的派遣来到广东，暗中策划打倒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陈某人到广后，那个镇的“团总”韦士元、冯泮球正好这天上任，摆酒演戏庆贺，陈某人也在应邀之列，并在席间请他代写一副戏台对联：“无端鼓角齐鸣，插雉尾，着龙袍，称霸称王，试问风光能几日？不觉鬼魔现象，假头盔，戴面具，非牛非马，焉知世间少斯人！”这副长联，表面上是写唱戏的事，实质上是痛斥了当时军阀土豪横行霸道的残暴罪行。其中下联以“非牛非马”的拆字法，影射韦、冯两个团总（韦，非牛也；冯，非马也），妙趣横生。

1927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劳山下创办了晓庄学校。他将学校的大礼堂命名为“梨宫”，并撰一副对联贴在“梨宫”两旁：“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此联不长，却囊括这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名称，且无生拼硬凑之感，又宣传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寓意深刻，韵味无穷。

1931年9月，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独立红五师在其根据地——江西万安县的茅坪山区举行了盛大的军民庆祝大会，时任独立红五师师长萧克即兴为大会撰联一副：“马到得胜破竹沙；列开阵势杀敌人。”联中巧嵌“马列”二字，逼真自然，气势磅礴。

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烈士方志敏生前卧室里挂的一副自撰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与他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相辉映，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酷爱松之苍劲、竹之高洁、梅之俏丽、兰之清香。这副对联充分表达了方志敏高尚的志趣和美好情操。南方马很少，方志敏的家乡没有马，他却一生喜爱骏马。他曾拟一联，用红漆写在家乡村头的凉亭柱子上：“云龙搏浪飞三级，天马行空载五华。”自我感觉良好。

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楹联艺术极为娴熟，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的挚友王朴山同学毕业后将东渡日本留学。临别，周总理书赠了这样一副对联：“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寥寥八字，气魄宏大，抒发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这是一副借句奇联：“挺身愿做英雄马，俯首甘为孺子牛。”据传是大作家老舍借用鲁迅卫生《自嘲》一诗中的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下联，所配上联“挺身愿做英雄马”对仗工整，文字隽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艺晚会上，有人即兴用文艺家、作家的名字（或笔名）来一个牛配马，奇特逼真：“碧野田间牛得草，路途程远马识途。”共用6位名家，配得巧夺天工。

改革开放，深圳一高人作了长联，曰：“万马奔腾，群瞻马首，遍国中，人欢马叫，快马加鞭，允当马到成功，旗扬马列操全胜；九龙飞舞，端赖马头，普天下，虎踞龙蟠，神龙现爪，更喜龙传有种，笔走龙蛇颂太平。”这副诗意充沛的长联不仅表达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宏大场面，而且表达了全国人民信赖中国共产党和期望国家文明昌盛、国强民安的美好心愿和希望。

现代著名作家任光椿曾为马诗赞曰：“世人为骑你，猛拍你的屁，称你为神驹，又名为千里。……”

8月31日，小朋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5北疆书展阅读书籍。 新华社记者马金瑞 摄

品读人生

浪浪山外皆是人生

——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

■屈泽清

在众多动画电影热衷于塑造超级英雄、讲述宏大传奇时，《浪浪山小妖怪》宛如一股清流，将镜头对准了那些鲜有人关注的小人物，借一场看似荒诞的西行冒险，勾勒出平凡生命的坚韧与光芒，让人在欢笑与泪水中，重新审视梦想、勇气与自我价值。

独辟蹊径，重构经典叙事。影片巧妙地从《西游记》这个庞大的神话体系中取材，却并未将笔墨着重放在神通广大的师徒四人身上，而是剑走偏锋，聚焦浪浪山中一群籍籍无名的小妖怪。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和猩猩怪，这些在传统西游故事里不过是一闪而过的配角，在这部电影里成为了绝对主角。它们没有超凡的法术，没有尊贵的出身，只是在浪浪山这个小天地里努力生存的底层小妖。

从短片到长片，《浪浪山小妖怪》并非简单的内容扩充，而是对故事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塑。小猪妖原本一心渴望在大王洞出人头地，却因刷锅太卖力，意外刷掉锅底字迹而被大王追杀，无奈之下与好友蛤蟆精踏上逃亡之路，途中又拉拢了黄鼠狼精和猩猩怪，组成“山寨取经团”，假扮唐僧师徒踏上西行之旅。这样的剧情设定，打破了观众对西游故事的固有认知，以一种荒诞又诙谐的方式，为经典注入全新活力，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感受到别样的趣味。

角色鲜活，映照百态人生。影片中的角色塑造极为成功，每一个小妖怪都个性鲜明，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人。

小猪妖是梦想的追逐者，它勇敢无畏，对浪浪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即便面对大王的压迫、他人的嘲笑，也从未放弃心中的梦想，始终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像极了现实中那些不甘平凡、努力拼搏的年轻人。

蛤蟆精则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徘徊者，它世故圆滑，深谙生存之道，在安稳与冒险之间犹豫不决。它害怕改变，却又被小猪妖的热情所感染，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面临选择时，常常会有的那种迷茫与纠结。

黄鼠狼精是团队中的开心果，话痨属性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轻松幽默的氛围。它看似油嘴滑舌，实则重情重义，在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伙伴，代表着生活中那些乐观积极、给人带来温暖与欢乐的人。

猩猩怪外表魁梧强壮，内心却敏感脆弱，是十足的“社恐”。它沉默寡言，却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团队中默默守护着大家。它从最初的自卑怯懦，到后来勇敢地喊出我是齐天大圣，完成自我的觉醒与蜕变，这一成长历程让无数人感同身受，激励着我们去突破内心的枷锁。

这些性格迥异的小妖怪，在取经路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它们之间真挚的情感，不仅温暖人心，也让观众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复杂。

笑泪交织，蕴含生活真谛。《浪浪山小妖怪》的一大亮点，在于其独特的喜剧风格。影片巧妙地利用身份错位制造笑点，“草根取经团”一路上状况不断，闹出了不少笑话。它们被错认成真正的唐僧师徒，享受着高规格的礼遇，却又因各种破绽被识破，被追得狼狈逃窜，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但影片又不止于搞笑，在幽默诙谐的背后，是对生活深刻的洞察与思考。

小猪妖与家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浓浓的温情与心酸。猪妈妈的唠叨里满是对孩子的关爱，而小猪妖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对自己在外面的遭遇报喜不报忧，这一情节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无私与伟大，也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小妖怪们也曾害怕、退缩，但最终还是凭借着团结、智慧和勇气战胜了困难，让观众明白，即便力量微薄，只要心怀信念，永不放弃，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东方美学，视听双重盛宴。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作品，《浪浪山小妖怪》延续了该厂在国风动画领域的深厚积淀。要知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为国内老牌的国有动画企业，曾在1960年创作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改写了世界动画史。

而这部《浪浪山小妖怪》继续采用国风表现，将国画与动画结合，堪称又一创举。场景采用传统写意山水画的形式，通过皴擦点染的技法，绘就层峦叠嶂、树石村屋，尽显厚重古朴；同时融入光影效果，进一步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人物塑造同样运用国画技法，用笔简练，赋彩艳丽，形象生动，颇有些传统连环画的诙谐感。

为了呈现理想的国画效果，影片里的场景和人物全部采用手绘，动用了大量画师和工作人员统一风格、精心制作，才最终成就了这般精美绝伦的影视效果。打斗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化用武术招式的写意韵律，使战斗充满节奏感和美感。配乐方面，以中国传统乐器为主，如古筝、二胡、编钟等，与画面完美契合，相得益彰。在紧张刺激的冒险情节中，激昂的鼓点和灵动的弦乐，将气氛烘托得紧张热烈；而在温情脉脉的时刻，舒缓悠扬的旋律又能直击人心，让观众沉浸在影片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双重盛宴。

《浪浪山小妖怪》以独特的视角、鲜活的角色、幽默的剧情和精美的画面，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奇幻与温情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平凡的小人物，也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和光芒，也能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找到生命的意义。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梦想，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真经。